

明清孤本稀本小说选刊

无名氏 著



武则天四大奇案

浙江古籍出版社



无名氏 著

武则天四大奇案

浙江古籍出版社

苏 兴 苏铁戈点校

校点说明

一、该书之整理，依光绪十六年本为工作底本，校以民国2年本。光绪本全六册，小型巾箱装，目录前有无名氏《序》一篇，精绘书中人物绣像四幅。全书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

二、该书所见各本中，目录均作六卷，一至五卷卷各10回，第六卷14回。正文中的卷次原书抄录上石时比较乱，与目录的分卷情况不同，整理后全部统一，按目录分卷格式整理。书中原卷四第42~46回；卷五第48~50回、52~55回；卷六第57~64回的每回首页，均分别题为“武则天全传”字样，今一并删去，每卷首页全统一标以“武则天四大奇案卷之‘一’至‘六’”。原书中个别几回的回目文字与目录回目文字有异文之处，均在每回首页加脚注说明，以存原貌。

三、原书中之衍、夺、讹、舛之处，据民国2年本参改，均不出校记。文内如“代（带）”、“那（哪）”、“坑（炕）”、“照（招）”、“傲（熬）”、“意（义）”、“朝（嘲）”、“只（这）”、“这（怎）”、“掺（揅）”、“斑斑（斑斑）”、“随（遂）”、“陇（拢）”、“顽（玩）”、“坚（竖）”、“马（码）”、“消（销）”、“浇（绕）”等等，明显与正文原意不符的文字，一律径改。凡讹文处，在字后加〔 〕并填上适当文字，如“法〔曹〕”、“回头〔道〕”、“人有〔医〕兽医等等。夺文处加（ ）并补上适当文字，如（堂）官等。至如语句不通之处，又无

可校者，维持原貌，不作臆改。

四、在工作底本中第15回末尾及第36回正文前，原分别有〔马调开篇〕和〔弹词开卷〕两篇文字。因考虑似与正文无关涉，但为了保持原书的基本面貌，将这两篇文字作为〔附录〕一、二附于全书末尾，以备识者参考。

五、标点采用分段加新式标点符号的方式进行。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无论校订、标点等工作，均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疏失，诚望读者和有关专家指出毛病，以俟改正。

1990年5月20日

《武则天四大奇案》新序

《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武则天全传》（四十二回至五十回各回前标题）、《狄梁公四大奇案》（无名氏序题）、《狄梁公全传》（六十四回即末回结尾题）。各种印本封面均题作品名称为《武则天四大奇案》，自然是这部小说的正式名称即通用名称。惟窥诸全作品实际，似以题《狄梁公四大奇案》或《狄梁公全传》为佳，因为整个六十四回书的前三十回皆狄仁杰任昌平令尹时所判的案件，与武则天无丝毫关联，所以，书名如题《武则天全传》是很不合适的，牛头不对马嘴；《武则天四大奇案》云者，易误会为是武则天亲自抓亲自判的四件奇案。但作品流传已久，也不好另题《狄梁公四大奇案》以行世，只能因之仍题作品名称为《武则天四大奇案》。

所谓“四大奇案”的前三个是相当明确的，就是前三十回狄仁杰在昌平任内所侦破的六里墩丝客被杀案，皇华镇毕顺冤死案，县城华国祥儿媳被蛇毒而死案，另外一案，据无名氏序提示：“若周氏、王氏之流，本红粉佳人，互见遗臭流芳于案牒”，周氏指皇华镇毕顺妻周氏，害死丈夫而遗臭；王氏指进士王毓书的儿媳死节受到旌表而流芳。从而知道另一所谓奇案系指僧人怀义秽乱白马寺，强抢民妇被狄仁杰侦破一节而言，不是指狄仁杰新任河南巡抚私访时遇到的曾有才霸占田产，抢夺民女，而最后由狄仁杰判明惩治一案。

《武则天四大奇案》不能被误解为黄摩西在《小说小

话》里提到的《狄公案》。彼《狄公案》是与《如意君传》、《浓情快史》并列的猥亵作品，与判民间发生的冤案不相干（臆以为该《狄公案》或许是《素娥篇》的别名。《素娥篇》讲的是武则天侄儿武三思与侍女素娥事，作品的末尾有狄仁杰出场，云云）。

《武则天四大奇案》今知的本子都是石印，如光绪十六年上海书局本，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耕石书局本，民国2年文光书局本等。各本大都有无名氏未署年月的序言。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晚清小说目》均未著录这部书，日本的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也未补充著录。大塚补目对孙目增补的原则是只限于刻本而增之补之，从而证明大塚氏没有见过《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刻本，似该作从无刻本，初版就是石印。孙目对鸦片战争后的小说，只著录少许；阿目的限断基本是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1911）反映这一时间内特殊情状的小说，很少著录光绪二十年之前的作品。所以，显然是这期间内产生的《济公传》（《济公活佛》）得不到著录。《武则天四大奇案》今见到的最早的石印本是光绪十六年，且是写所谓唐武则天时期奇案的，当然不能入阿目。——据上述，对孙目不录，阿目不载，大塚补目未增补，以及印本状况等的综合考察，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约是光绪初年出产的作品，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作者为谁某？今已难于查考。无名氏的序说：“今偶于案头见《狄梁公四大奇案》一书，离奇光怪，可愕可惊。……世之览是编者，知不必悉依正史而得史之意居多，读者其善体也夫！”作序者在何处何人案头见该书？不明；更不明的是他未提出书是何人所作的。从作品描叙的笔致考察，它

不像《龙图耳录》(或《三侠五义》)、《永庆升平》、《济公传》(《济公活佛》)等作,先有艺人讲说评话,然后由某一文士据以笔录修饰成书,而显有讲说评话的口吻遗痕;《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某人用笔写来的书面文字。由作品第一回开头一大段作书人议论的末尾几句话看,也能证其是如此的,其言曰:“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破)寂寥云尔。”备录本书的作者盖吴语区人,因为书中屡称下午为“下昼”;由作者把昌平划归山东管辖,也可证他对北京一带情况不熟,非北方人(昌平今属北京市,在唐,在清,从未属过山东管辖)。这位作者随便窜乱历史、地理,把昌平划归山东是小焉者,最明显的是他竟把唐的都城挪移到汴梁(开封),唐宋不分。从而叙狄仁杰任河南巡抚(唐代无巡抚官职,在明清是省级首席长官)便是畿辅要地须人才出众、德望素著的狄仁杰始能镇慑之云云(三十一回开头的议论)。这种唐宋不分的现象,显然是因为本书主要是从《龙图公案》(《包公案》)系统的作品套袭来的,用狄仁杰代替了包龙图,糊里糊涂把唐都长安“忘”掉,竟说“唐朝承晋隋之后,建都在汴梁”。本来做为小说家言,历史、地理、官制的错乱,不必诘责,唯唐都汴梁在任何一部通俗小说都是仅见的。无名氏的序言说:“读是编者,知不必悉依正史”,就是这样吧,唐都汴梁亦可也。

作品现存的几种本子回目及文字等都是相同的,但有与作品内容并无干系的所谓“弹词开卷”、“马调开篇”,却在不同的本子里插在不相同的回目前后。“弹词开卷”(“爆竹声中一岁除”),一本载在三十六回前,另一本在四十七回前;“马调开篇”(“不第苏秦受辱羞”),前揭一本载

在十五回完了的尾部，另一本在五十六回前。所谓“马调开篇”当即咸同间弹词大家马如飞的“开篇”，但上述“开篇”不见载于《南词小引初集》（《马如飞开篇》；所谓“弹词开卷”是否即“弹词开篇”？然亦不见于《南词小引初集》）。该“开卷”、“开篇”之在作品不同本子的不同位置，又与各该回的内容无关，因而就不能说狄仁杰审奇案的故事原是弹词，小说是从弹词改编的，这与前引本作品第一回开头的叙述可相印证。它所以把不相干的“开篇”或“开卷”乱置，盖原底稿曾有马如飞的“开篇”等抄件夹放其中，上石印刷者误以为它是小说的有机构成部分，随便安插到某回的前或后，另一次上石时又挪移更改其位置。

《武则天四大奇案》显然与《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以及它的原型《龙图公案》的影响分不开，三十回以前的三个案子，如皇华镇毕顺被害一案，狄仁杰扮医生去皇华镇私访发现线索，即《龙图耳录》第八回公孙策扮医生访七里村发现张友道被害线索的摹仿，毕顺案最后突破之布置阴曹地府场景迫使毕顺妻周氏供出真情，即仿《龙图耳录》第十九回审郭槐的方式；周氏害毕顺是用钢针钉入头顶心，系仿自《龙图公案》（《包公案》）卷二《白塔巷》两名妇女害死丈夫之用铁钉插入鼻中也。全书叙狄仁杰的四个亲随马荣、乔泰等即包公的王朝、马汉等四名亲随。马荣、乔泰与王朝、马汉又都是原来的绿林豪客，后来追随一名大僚者，从而三十回以后的另一个案子即白马寺僧人怀义的案子，便也须马荣、乔泰等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始克破案，如同展昭等侠客协助包龙图搞侦破案件。第二十七回狄仁杰称自己“日作阳官，夜为阴宰”，正做成为日断阳世夜断阴间的唐代阎罗包老。——由上可以从侧面证成本书产生在《龙

图耳录》之后（《三侠五义》首刊于光绪五年，《龙图耳录》可能形成于同治间，都早于光绪十六年）。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清代末叶以《龙图耳录》，或者直说是以《三侠五义》为首公案与侠义合流的小说中的一名成员，与晚清（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后特殊历史时间内的晚清）西方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案》）进入中国后公案小说有了的新姿态是不同的。鲁迅评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公案侠义合流的小说时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吧。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有大体相同的论述）。《武则天四大奇案》情况相似，鲁迅的评论也可移用给它。而本书一个着重点乃在要求宰官“要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无论民间细故，即宫闱细事，亦静心审察”，从而“上清宫闱，下安百姓”（第一回开首的议论）。如果也按鲁迅所说，作者思想不同与社会背景不同而产生内容不同的作品，那么在光绪年间写公案侠义合流的小说而以武则天时代做虚拟的背景，又特意提出“清官闱”的问题，似乎可以联系慈禧太后之把持朝政、排斥载淳（同治帝）、载湉（光绪帝）的大的政治事件来考虑。本书第三十回阎立本向狄仁杰议论武后临朝，秽乱春

宫，中宗遭贬谪，“眼见得这唐室江山送于妇人之手”，因而希望与狄仁杰“同心合力，补弊救偏，保得江山一统”。按：慈禧在同治、光绪两朝基本是垂帘听政的，她的亲生子载淳在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亲政，慈禧仍暗中操纵，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载淳病重，她又借机复出，折件由她批阅裁定；更为严重的是载淳病危，临终前立嗣遗诏交给皇后阿鲁特氏，却被赶来的慈禧夺去烧毁，及载淳死，由她主持立四岁的载湉为帝，便于她仍去垂帘把持朝政。光绪十三年（1887）载湉亲政直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而实质仍然由慈禧暗中策划，后党比帝党有势力得多。戊戌政变，慈禧竟幽禁了载湉，等等。慈禧以妇人而临朝，极似武则天；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列强要瓜分中国，爱新觉罗的江山也似乎要被慈禧送掉。晚清小说多抨击时政，骂大小官僚，但还没有敢于直斥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因为这是悖逆要杀头的。旁敲侧击，指秃子骂和尚，恐怕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了。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有《武则天》一作，无作者名，也无出版者，十八回。书未见，但据其不署作者名，无出版机构，或许是影射性质作品而怕文字狱的吧！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出亡时，“曾草奉诏求救文，布告海内，声讨太后十大罪状，谓比诸飞燕之啄皇孙，则天之祸宗室，殆有过之云云”。可见用武则天比慈禧太后在晚清，是载在人口的，康有为之草奉诏求救文当然远在《武则天四大奇案》创作之后，可是即使在光绪初年，以隐寓的方式抨击慈禧，用所谓狄仁杰判案以分散当朝的注意力，盖不得已之举。——假如可以从借题抨击时政角度看待《武则天四大奇案》，那么本书的思想价值便比仅从公案侠义合流的小说角度评价它要高出一大截。本书

的无名氏序言说：“凡书之作，必当知其命意所在，则何书不可读？所以作书者或借古人为式法，或举往事以劝惩。推原其故，悉本挽颓风，砭末俗。夫颓风之甚，莫甚于人心不古；末俗之坏，莫坏于邪念之易生。”是不是这就是透露本书之为抨击时政的用心？

《武则天四大奇案》文笔滞涩，比《龙图耳录》（尤其是经过润色的《三侠五义》）是不如的，鲁迅评《三侠五义》，说它“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我们看《武则天四大奇案》，其四个案件是精心构设的事端了，比《三侠五义》的类似案件，也并不老到精审，对马荣、乔泰以及蒋忠、赵万全等豪客，较之白玉堂、蒋平、智化等直是没有生气。它能给读者留些印迹的要算前三个案件的回环纠结，情节钩连，气氛炽烈，耐人寻味；周卜成、曾有才之游街示众，借以挫辱张昌宗的一大段文字，颇有风趣，令人解颐。毕顺妻子周氏的狡而泼在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中另具颜色，值得称道（当然，与其《金瓶梅》的潘金莲比，与《红楼梦》的王熙凤比，不能望其项背，多人工的做作）。上述几点，特向读者推荐，希留意。

《武则天四大奇案》夙未被评论界道及，建国以来也没有排印本，似乎已见忘于社会，然而它确实存在过，或许也发生过影响。兹特表而出之，不是因为它是被尘封的珠宝，瓦砾也罢，尚有为人们瞥上两眼的价值，吁！如是而已。

原《序》

凡书之作，必当知其命意所在；知其命意所在：则何书不可读？所以作书者，或借古人为式法，或举往事以劝惩。推原其故，悉本挽颓风、砭末俗：夫颓风之甚，莫甚于人心之不古；末俗之坏，莫坏于邪念之易生。今偶于案头见《狄梁公四大奇案》一书，离奇光怪，可愕可惊。其中若陶干、马荣之徒，本绿林豪客，能使心悦诚服于指挥；若周氏、王氏之流，本红粉佳人，互见遗臭流芳于案牍。至若怀义、敖曹之辈，不足以挂人齿颊，而亦附以示贬。狄公真人杰也哉！世之览是编者，知不必悉依正史，而得史之意居多，读者其善体也夫！

武则天四大奇案全传目录

卷之一

-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1)
升公堂百姓呼冤
-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6)
洪都头借语知情
-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11)
狄仁杰卖药微行
-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16)
见幼女得哑生疑
-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21)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26)
贤令尹问案升堂
-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31)
贤县令初次问供
- 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36)
提老妇痴人可悯
-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41)
狄县令开棺大验
-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46)
贤令尹诚心宿庙

卷之二

-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51)
 详梦境凿凿而谈
- 第十二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57)
 得形影巧遇马荣
- 第十三回 双山寨狄公访案 (62)
 老丝行赵客闻风
-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68)
 遇乡亲蒋忠谈心
-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74)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79)
 贤令尹将盗缉盗
-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84)
 见凶犯旧友谎言
- 第十八回 蒲其寨半路获凶人 (89)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94)
 华国祥报县呼冤
-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99)
 狄县令度理审情

卷之三

-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104)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109)
 听哑语细察行踪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114)
	见毒蛇开释无辜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安.....	(119)
	为盗贼大意惊人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堪捉贼.....	(124)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129)
	揭地窖邑宰精明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134)
	淫泼妇忍辱熬刑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139)
	假阴官申明奸妇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申明奸案.....	(144)
	阎立本保奏贤臣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149)
	入山东二臣议事	

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问恶棍.....	(154)
	小黄门贪索赃银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159)
	武三思怀恨大臣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164)
	洪如珍接见大员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169)
	发公文老民伸冤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174)
	辱奸贼设计讥嘲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179)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184)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189)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194)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199)

卷之五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205)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211)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217)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224)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231)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238)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244)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251)

-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257)
 狄梁公一心除贼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泰 (262)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卷之六

-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267)
 武则天怒召奸党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273)
 出愤言挽回奸计
 第五十三回 用非刑敬宗行毒 (278)
 传圣诏伟之尽忠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283)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288)
 东京城敬宗定谋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293)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298)
 狄仁杰奉命提兵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303)
 遇官兵吴猛亡身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308)
 获胜仗命攻大寨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313)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